

陳翔林著

教育社會學概論

中華書局印行

陳翊林著

教育社會學概論

中華書局印行

1933

論 概 育 教



莊澤宣博士著

本書所論之範圍甚廣，其精神悉以最新之教育學說為準。略理論而重實際，語多具體。其所論及之各問題，均先略述歷史的背景，以明蛻變之跡。凡有志研究教育者不可不讀。高中師範用作課本，尤為相宜。

一冊 一元二角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教育社會學概論

敘

教育社會學是一種新的科學，在中國出版界固不多見，即在外國，除美國外也不多見。這個新的科學乃是應用社會學的原理討論教育問題，在一面可予教育者以整個社會的綜合眼光，又一面可予教育者以教育改進的實際途徑，爲教育者所必需研究的一門學科。十年來，中國的大學教育學院以及普通師範學校多設有此學科，任學生選習。不過教材多係取諸美國，甚至採用美國的原本，不甚合於中國學生之用。著者有見於此，久有意於撰述一本教育社會學，以中國實際社會爲討論的根據。適民國十八年在國立成都大學任教此科，就平日研究所得，編爲綱要，以便講解，繼就綱要撰爲本書，以事中斷，至今日始告成功。本書所論，恰如標題只能算是一個概論。因爲教育社會學原含有兩部分：一部分爲原理的討論，一部分爲應用的討論。本書爲篇幅及時間所限，只涉及原理的討論，而未多涉及應用的討論，不能不算是一個缺陷。惟關於原理的討論，無不力求精審，予學者以社會學的綜合眼光，使知教育的意義非常廣大，與政治經濟等事亦有密切的關係，而後教育

事業乃得漸趨於實際，不致再爲人所誤解！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卅日著者敘於上海。

教育社會學概論目錄

敘

第一章 社會學與教育

第二章 家庭與教育

第三章 鄉村與教育

第四章 國家與教育

第五章 政治與教育

第六章 經濟與教育

一

一七

三三

四六

六四

八三

教育社會學概論

第一章 社會學與教育

一 近年談社會學者的兩大錯誤

近年中國談社會學的，一天多一天，這固然是一種可喜的現象；但是真正了解社會學是什麼的人，還是極少數，這又是一種可慮的現象。談社會學的人既多起來，何以懂社會學的人，並不隨着加多呢？這大概有幾種原因：第一由於對象的錯誤。社會學的對象，不是一種理想，而是一種事實；社會學的理论須建立在客觀的事實上，決不可建立在主觀的理想上。而近來談社會學的人，多不在事實上探討社會學的理论，只將社會學當做一種理想的護身符。因此，他們所謂社會學便不免離開了科學的立場，而成功宣傳某種主義的工具。我們要知道社會學是科學，不是主義，更不是反科學的馬克斯主義。以主義當做科學，以反科學的馬克斯主義當做社會學，縱能一時蒙蔽一般無知的人們，然而這個把戲早經被人拆穿了，不見得再有多大的效力。第二由於方法的錯誤。近代一切

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得以成爲科學的最大原因，在推翻哲學的方法，採用科學的方法；拋棄主觀的方法，依據客觀的方法。法人孔德（Comte）之所以被推爲社會學開山祖師的最大理由，也不過由於他首先主張用實證的方法（Positive method）研究社會學，使社會學漸次脫去哲學的範圍，走到科學的領域。所謂客觀的方法，便是依據客觀的事實求真理，不是依據主觀的意見定是非。然而現在多數談社會學的人，幾乎完全不知客觀的方法，而以經濟史觀冒充唯物史觀，以唯物史觀冒充唯物論，更以唯物論冒充唯物觀法。其實物觀法（Objective method）乃對主觀法（Subjective method）或內省法（Introspective method）而言，即是不要我們純用主觀的意見，擾亂客觀的事實，並非專從物質着眼，更非專從經濟着眼。唯物論專從物質着眼，抹煞物質以外的事實，與唯心論陷於相反的錯誤。唯物論比唯物史觀的含義要大些，比唯經濟史觀的含義更要大些。承認了唯物論，便要動搖唯物史觀，承認了唯物史觀，便要動搖唯經濟史觀。馬克斯主義的宣傳者混用這幾種名辭，以淆亂視聽，可見其不學無術了。馬克斯所謂唯物史觀，乃由辯論法產生。辯論法並不是科學方法，至多只能承認爲一種哲學方法。用哲學方法來談社會，至多只能成功一種社會哲學，那能算做社會學呢？社會學必須用科學方法，而馬克斯主義的宣傳者及其祖先馬克斯，方法既經錯誤，那末結論自然也不免於錯誤了。

二 社會學是什麼

我們明瞭近來談社會學者的兩大錯誤，便可對於社會學的真實意義，得到一個簡單的概念。社會學是用科學方法研究社會事實的科學。如要知道更詳細的意義，那就要看社會學專書。著者所作社會學概論可供入門的參考。現在引說美國社會學家吉丁斯（Giddings）所下社會學定義如下，使我們比較明瞭社會學是什麼。

「社會學乃用在進化過程中共同起作用的各種物質的、生物的和心理的原因，以說明社會的起原、發展、組織和活動。」

就著者所知，這個定義所表示出的社會學意義，既極明白，又極概括，可為初學一個南針。試分析加以解釋。

第一、社會學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起原、發展、組織和活動。這些問題，又可分為兩大類：在橫的或靜的方面，是社會組織問題，即將社會當做一種靜的東西，研究他的構造和形態是怎樣，而成功一種社會靜力學（Social Statics）或社會形態學（Social morphology）。社會組織有整個的，有分部的。全社會是一個整個的組織，整個的組織中有特別功用的分部組織，而彼此互相關聯。各別的

分部組織中又有小組織。故有人說社會好比就是一個有機體，雖非真實，也可幫助我們了解社會是什麼。全社會中主要的各別組織：在政治上有國家，在經濟上有農工商組織，在宗教上有教會或寺觀，在教育上有學校，在血統上有家庭，這都是社會學上應該研究的問題。

又在直的或動的方面，是社會進化的問題。社會怎樣起原？怎樣發展？又怎樣活動？這些問題都可歸在社會進化一個大問題中，而成功社會學的一個主要部分，有人叫他做社會進化論（*Evolution of Society*），或者叫做社會動力學（*Social dynamics*）。

第二社會學的又一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動力或社會的原因（*Social forces or causes*）。社會何以起原？何以發展？何以組織？何以活動？這樣問題是要研究推動或構成社會的原因。關於推動或構成社會的原因，極其複雜，決非由於任何一個單一的原因。宗教家以社會為神所造，固為不稽之談，哲學家以社會為心所造，或為物所造，也是一偏之見，不合於歷史的事實。從社會學的見地看來，我們至少須承認三大類原因，才能共同造成社會，推動社會：（一）物質的原因，自天時、地理以至經濟狀況都包括在內；（二）生物的原因，自血緣、遺傳以至生理狀況都包括在內；（三）心理的原因，自本能、習慣以至一切心理狀況都包括在內。此三大類原因，在進化過程中共同發生作用，以造成社會，推動社會。如果只有一種原因，而無其他原因，決不能單獨造成社會，並推動社會。如果只承認一種

原因，而忽略其他原因，便不能完全了解社會。唯心論者只看見社會之心的作用，而不見物的作用，自然不免陷於玄虛。唯物論者只看見社會之物的作用，而不見心的作用，也不免流於淺薄。所謂馬克斯主義者只看見經濟的作用，而不見其他的物質作用，更不免於狹隘。

三 社會學與教育學的關係

社會學是一種社會科學，教育學也是一種社會科學。這兩種社會科學的關係，非常密切，因為社會學是普通的社會科學，教育學是專門的社會科學。普通的社會科學必須取材於專門的社會科學，專門的社會科學必須根據普通的社會科學。那末，社會學就變成教育學的基礎，教育學就變成社會學的應用了。更明白點說，教育學只能算是一種應用社會學，也不爲過。社會學沒有教育學的研究，固不易完成，教育學沒有社會學的幫助，也不易發達，或者只能成功畸形的發達。社會學最能幫助教育學的，莫過於教育的社會學觀（Socialological view of education）。

什麼叫做教育的社會學觀？簡單點說，便是用社會學的見地，研究教育，實施教育。在社會學未發達以前，教育學所依據的基礎科學是心理學。用心理學的見地去研究教育，實施教育，便須注意兒童的本能、需要、能量（capacities）和發育，而以兒童爲教育的中心，將傳統的教材（traditional

curriculum) 推翻了。這在教育學上是個大進步。但是兒童的心理固爲教育上所應注意的問題，兒童究竟不能算做教育的中心，至多只能算做教育的對象。兒童要在社會中才能生活，教育是幫助兒童在社會中如何生活，才能得到最大的效率。所以教育的中心，固不是教師，也不是兒童，而是社會。由社會中心說看來，不但推翻了兒童中心說，並且改造了教育的理論和方法，使教育學更得一大進步。爲明瞭起見，可將教育的社會學觀分析說明如下：

第一、從社會學上看來，教育的本身即含有社會的意義。教育就是一種社會關係，教育離開了各種社會關係，不但無從實施教育，並且無所謂教育。教師與教師的關係，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學生與學生的關係，均直接含有社會的意義。教師與教材的關係，學生與教材的關係，也間接含有社會的意義。更擴大來看，實施教育的機關，即所謂學校，不過是一種社會制度，學校內的一切設施，都是社會生活的縮影，而又反映於學校外的社會生活。所以杜威 (Dewey) 說：「學校就是社會，教育就是生活」(School is Society, education is life)。這兩句話，一般人以爲是杜威教育哲學的基本觀念，其實乃從教育的社會學觀歸納得來。既可充分表現教育和社會的密切關係，又可充分表現教育的社會意義。

第二、從社會學上看來，教育的宗旨須適合社會的目的。教育是爲社會設施的，不是爲個人設

施的，因此教育的宗旨必須適合社會的目的。不過近代思潮趨向個人主義，教育研究着重兒童問題，有時不免忘却了教育的社會目的，而集中於教育的個人目的。近代教育學的開山祖赫爾巴脫（Herbart）所定「教育的目的在產出平衡的、多方面的趣味」，可說是偏重個人方面。其實個人只是社會的分子，社會却是個人的總體。教育目的必須著眼在總體，然後不至得其小體，失其大體。舊日中國學者有一句教人的成語：「學者所以學爲人也。」這個人字，不是指孤獨的人，而是指倫理的人。倫理的人雖不盡洽於近代的教育理想，然教人爲人，確屬於社會的目的，而不是個人的目的。將教育目的由個人方面移向社會方面，是社會學對於教育學的一個大貢獻。但是所謂社會的目的，不是各時代各國家完全一樣的。時代起了變化，教育的目的也應隨着變化。例如中國的舊教育是以養成孝子爲主要目的，而新教育則以養成國民爲主要目的，即由於時代的重心由家庭趨到了國家。每個國家的社會情況不同，則教育的宗旨也應隨着不同。例如中國不能照抄日本的教育宗旨，也不能照抄美國的教育宗旨，更不能照抄俄國的教育宗旨。因此我們要一個真正適合社會目的的教育宗旨，在大體上必須認定某個國家當前時代的共同要求，以免大而無當，又免小而失體。

第三、從社會學上看來，教育的設施必須適應社會的需要。教育要能幫助兒童在社會中得到

最有效率的生活，已在前面說過。然而從來的學校教育，無論古今中外均不免過重書本，過重文字。每每學者縱求得了學富五車的書本知識，尙不能在社會中生活，只成功一種特殊的寄生階級而已。這樣的教育，越發達越足以造禍於社會。因爲無論何人，不能不生活，而學校教育與實際生活隔離過遠，反使受教育者無法生活，其勢必至壞者變成高等流氓，好者也只能從事「輪迴教育」，反復將書本知識傳之後代兒童，如是而已。輪迴過去是老八股，輪迴過來也不過是洋八股，通同都逃不出文字教育的範圍，除了文字以外，幾乎無所謂教育，這是中國幾千年來教育的寫真。我們要矯正這種流弊，必得使教育的一切設施，處處適應社會的需要。社會需要經濟的能力，學校必須培養兒童的經濟能力；社會需要政治的能力，學校必須培養兒童政治的能力；社會需要做人的能力，學校也必須培養兒童的做人能力。簡單點說，一切學校設施，須力求其生活化，社會化（Socialization），決不可閉門造車，望其出而合轍。不過學校的設施，固須力求其社會化，乃能適應社會的需要；而所謂社會化者，又須有相當的選擇與限制，才不至失去學校教育的功用。現在有許多實施教育的教師，不耐社會罪惡的激盪，竟至同流合污起來，以爲這就是社會化。受過教育的青年，以書本知識之不足，以應付社會，又力求通「世故」，隨風轉舵，一天天的進於醜惡的社會化，而不自知。斷喪人才，莫過於此，所以我們不可將社會化與通世故認成一樣的意義。社會化只是要學校的設施與社會

的生活溝通，使得養成學生具有切實合用的能力，並不是拘守社會的現狀，使學生「世故」化，完全全學着一副壞本領。

第四、從社會學上看來，教育的效果須能促進社會的進步。社會是繼續不斷的向前變化，爲社會所設施的教育也應繼續不斷向前變化，並且還要繼續不斷促進社會的變化。有人以爲教育最大功用，在傳遞民族過去的經驗——即精神的遺產——於後代青年，遂認定教育的本質是保守的，或者偏向保守方面。例如中國舊教育即重在保守中國固有文化，其實教育不是純粹保守的，還具有積極改進的功用。教育固須傳遞一個民族固有的文化於後代青年，但並不是將固有文化當做古董教兒童去保守，而是將固有文化當做資料教兒童去改進。如果固有文化不夠充兒童改進社會的資料，還要擇取非固有的文化，即外國的文化，酌量灌輸給兒童，使社會隨之得到長足的進步。所以說教育具有積極改進的功用。不但如此，任何社會要加以有意的改造，其最有力量的工具，也莫過於教育；因爲在學校受教育的兒童比較富於理想，而又少障礙改進的舊觀念，用教育的方法培養兒童改造社會的態度，並提示兒童改造社會的途徑，便可漸次構成一種風尚，養成一種習慣，而得到改造的較大效果。因此，社會改造家莫不重視教育運動。例如前清創立新式學校，派遣東西洋留學生，不但在當時是一種新政，並且成了辛亥以前一切改革運動的一個大原動力。最近六七年

來的一切運動，也大受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和新教育運動的影響。不過我們還須要記着：教育這個改造社會的有力工具，如果只用於保守固有文化，固足阻礙社會的進步；如果不顧當前事實的需要，硬用這個工具灌輸不能實現的幻想，也足增加社會的混亂，摧殘未成熟的青年。有志改造社會的人們，不可不善用教育啊！我們明瞭了以上的四點，也就可以知道教育的社會學觀和教育的社會中心說，並且可以知道教育和社會的密切關係以及教育學和社會學的密切關係了。現在再引斯密司（Smith）對於教育的社會學觀之解釋如下，使我們更知其重要：

「一個教育的社會學觀是主張教育須用社會的觀點（Social vision）在學校的各部工作上勤求社會的目標（Social objectives）。社會制度必須保存、繼續，並且改造，以適合文明進步的需要。一切社會程序（Social processes）的保存、振作、和改進，在教育上的重要，實不下於個人性的發展。學校既為一種社會制度，必須能够保存社會的遺產，增加社會組織的效率，鼓勵兒童服從並積極參加社會統制的機關，並且培養創造的能力和改進社會必要的責任心。這些事項必須改造教育的宗旨、課程、和方法，使教育行政家、教師和學生知道教育必須求得社會的效果已成為一個目的，如同獎進個人的發達和成功一樣重要。」——斯密司教育社會學原理第三八至三九頁。

四 教育社會學是什麼

依據社會學的觀點來研究教育以構成教育社會學，如同依據心理學的觀點以研究教育而構成教育心理學，是一樣的事例。教育社會學這個名詞雖比較教育心理學的名詞晚出，距今不過十餘年，然依據社會學的觀點以研究教育，則已有數十年的歷史。杜威教育哲學的根本觀念，不外社會學觀。他關於學校與社會（School and Society）的講演（中華書局有譯本）在一八九九年即已問世。這個講演集的主要主張只是力求學校教育的社會化與生活化。到他的教育哲學名著民治主義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商務印書館有譯本）出版，又大發揮「教育就是生活」的道理。一九二二年柏滋（Betts）的教育之社會原理（Social Principles of Education）出版，遂使教育社會學有成為一種專科研究的趨向。一九一七年司賴登（Snellman）的教育社會學綱要（Educational Sociology: A Digest and Syllabus）出版，同年斯密司（Smith）的教育社會學導言（An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Sociology）也出版，各別發揮教育社會學的內容，自成一個系統。於是教育社會學便成一個專科的研究了。從一九一七年到現在，各家關於教育社會學的專著更多起來。司賴登有教育目標之社會學的決定（Sociological Determination of Objectives in Edu-